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九十七回 萬星臺師徒聚首 群仙會議論傳功

片刻之際，萬忍真人手捧一瓶，來會紫霞。紫霞細視，其瓶腹大如斗，頸長而口細，質樸而堅剛。視已，詢曰：「真人此寶，煉有多年？」萬忍曰：「僅十載耳。」紫霞曰：「吾門法寶，或數百年，或數千年，方可煉成。此寶何成之易也？」萬忍曰：「是瓶別無煉法，只在氣之能養。十年養氣，故易成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是，真人破陣時，吾亦隨行，以觀此寶之異。」萬忍曰：「爾試看看，能破烈燄者，莫此若也。」言畢，飛身而去。紫霞亦乘雲而來。剛到烈燄陣前，萬忍真人大聲吼曰：「何處妖魔敢設此陣？」陣內出一猛勇漢子，怒氣勃勃曰：「吾與虛無子結仇甚早，今日相遇，誓必誅之。」萬忍曰：「虛無子奉命闖道，爾何敢阻？」猛勇漢曰：「吾仇不復，此心難甘。爾有何能，敢入吾陣？」萬忍不答，竟入陣內。猛勇漢疾聲呼曰：「胡不與吾擊之？」呼聲剛住，無數巨漢怒目而來，擊者亂擊，罵者亂罵，勢若蜂蝗。真人不慌不忙，將萬忍瓶連拍幾下，瓶口倒豎，吐出千百細人，向著巨漢，笑容可掬，或拜或舞，謙恭之象，令人目萬氣俱消。始而巨漢見之，猶有怒而打罵者。細人愈恭愈下，直使巨漢霎時亦不置擊，而柔過於瓶內人焉。瓶內人又復稽首者三，巨漢嘩然散去。猛勇漢子止之不著，陣勢難支，騰空而逃。萬忍真人馳追數里，猛勇漢曰：「讓爾道闖此時，吾誓必擾亂人心於他日。」言罷，一股烈氣直落塵寰。

紫霞見陣已破，將三緘師徒救出，拜謝萬忍，曰：「萬忍兄所煉之瓶，破茲烈燄，易如反掌，真至寶也。而今猛勇漢子乘烈氣以入塵寰，何不將瓶留於人間，制此猛漢？」萬忍曰：「吾遣瓶內一二細人投生，以為忍讓師。有能學者，不怕烈燄相逼，一笑可以消之。但猛勇漢子先墜塵寰，恐粗暴而激烈者多，瓶內細人投世在後，恐謙恭而能讓者寡。然能讓雖寡，得一則身家可保，總不似猛勇剛強之敗家喪身者為至易耳。吾言如是，尚未盡此瓶之妙，改日相晤，再為訴之。」言別一聲，乘雲竟去。紫霞亦歸洞府。

三緘師徒得萬忍真人救出烈燄陣中，又向征途奔走。行了數里，來至萬星臺。三緘謂諸弟子曰：「此山大而方平，雖萬石嵯峨而石臺高闊，中有石洞，毫無纖塵，真乃吾人煉道地也。」

吾甚羨慕，可於今夕是洞宿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師心既欲，即在此息肩焉。」言已，師徒陸續拾級而入。時至二更，倏見萬石放光，雜如星點，時隱時現，不可指數。迨至三更後，萬星愈現，光芒四起，已將石穴照耀如同白晝。三緘歎曰：「塵世亦有仙境。恐為坐井觀天者未克見之，即與彼言，亦不深信耳。」無何，鼉更四報。忽下一陣驟雨，狂風大起，喊殺聲聲。

三緘驚曰：「洞外皆山，無有居人，叫殺之聲從何而至？是必妖與妖鬥也。」遂命狐疑、三服出洞視之。二人駕起風車，騰空下視，只見風雨之內有二妖焉。一噴火光，一噴泉水，彼來此往，爭強論弱，戰了數十次。愈戰愈厲。狐疑私謂三服曰：「二妖武藝不分上下，真雄物也。」三服曰：「妖已查明，吾與爾回覆師命。」狐疑諾。歸洞察曰：「半山二妖相鬥，勝負莫分，泉水火光，兩相薄激。奈屬黑夜，不辨妖物是何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可以賜絛子收之。」狐疑得命，乘風來至山頂。見妖物尚在力戰不已，暗將絛子拋去，當把二妖捆下風車，束而愈緊。二妖此際攢作一團，墜於萬星臺石穴之外。三緘出而詢曰：「二妖何名？」內一妖曰：「吾乃北海關火煉道人，數百年來，在德島東面錦霞洞內修道果。不知何處來了妖道數人，霸佔吾洞。吾心不服，與之力戰，誓必拚一彼死我活，吾洞斷不讓之。」三緘聞已，轉謂此妖曰：「彼言吾已知悉。爾又何妖？各有所居，胡為爭及他人洞府？」此妖曰：「吾乃三緘仙官門第，道號棄海，前在碧玉與師分散，四方尋訪，蹤跡渺然。吾將師恩日記諸懷，未嘗一刻拋卻。因於杏子山嶺義聚道弟道兄，煉師所傳。豈知三服、樂道各懷異志，去投靈宅，又來勢驅吾輩同師事之。吾輩不從，暗逃北海關，得遇棠英、桃英二道妹，同洞學道。奈為火煉道人騷擾不堪，故率鳳春、翠華、翠蓋和椒、蜻二子等常與之戰。昨日火煉野道戰吾不過，追至於此。不知冒犯仙子，束吾在洞。祈即釋吾，好回關前，以訪吾師行止。」三緘聞說，潸然泣下，曰：「爾龍賓耶？」棄海驚曰：「爾係何仙，知吾名號？」三緘曰：「吾非他，乃爾師也。」遂將絛子收回，放了棄海。棄海起，隨三緘入洞，跪於座下，大哭不止。三緘曰：「當年碧玉似蜂分。」棄海曰：「不見師顏抱恨深。」三緘曰：「今日重逢真喜幸。」棄海曰：「自茲步步傍師行。」師徒悲傷一場，從游諸子無不墜淚。久之，三緘詢曰：「狐惑、翠華等俱在何處？」棄海曰：「同居北海關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，師於萬星臺暫住數日，爾速回北海，將男女諸徒呼來此間，與師聚會。」棄海領命，飛身而去。

三緘又向火煉道人曰：「釋爾歸洞，爾休擾害生靈。」火煉道人曰：「吾見仙官師徒情深，酸人肺腑，願拜門下，追隨習道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自有道，何待他求？」火煉道人曰：「吾所習者，妖道耳，烏能得入正覺？願師指示大道而習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收爾不難，但恐架驚弗馴，違背師教。」火煉道人曰：「誓不敢矣。」三緘於是收為門徒，仍以「火煉道人」取彼道號。火煉拜舞畢，三緘傳以一二，令其學習不提。

又說紫霞其人於元旦日朝賀上皇后，王母下了懿旨，令群仙聚會瑤池，賜以蟠桃御宴。宴罷，王母乃向群仙而言曰：「前者吾下懿旨，命一仙子闖道人間。道闖明時，收有女徒男徒，同人繡雲閣，受享天福。不知此刻若何？」紫霞真人跪於瑤池，俯伏奏曰：「王母慈悲，恐道不明，為左道旁門以偽亂真，因建繡雲閣，待彼闖道修道之士。臣前命虛無子脫生塵世，俗號三緘，道闖四方，受盡磨折。而今心堅似鐵，已當傳功之日。奈無上意，故遲遲有待，而未敢造次焉。」王母曰：「闖道一事，惟吾開之。爾其速傳功，使彼換形移步，俾將大道愈顯愈明。庶天下之左道旁門，不得誤認為先天後天。人世之慕道而修道者亦不得誤入旁途。不亦見大道明而升仙之路近，升仙之路既近，由是而得道成真者，不幾多多益善乎？」紫霞得此懿旨，拜辭瑤池，與同群仙歸會於洞，曰：「王母旨意命傳大道，諸真以為何如？」凌虛曰：「三緘大道固當傳矣。然傳道必得一清淨地面，將三緘提入。至諸弟子，安置他所，待三緘功夫得時，然後出與會之，不知此議當否？」碧虛曰：「凌虛所議，非不甚善。但三緘門徒分散以來，數載未聚。今始相晤，自應寸步不離。一旦隱其師蹤，又淡修士心矣。」

以吾愚意，不若覓一高峰，暗提三緘於山巔，傳以大道。命諸弟子修道山下，庶三緘行止，常使伊等得見，乃無分心之虞。」清虛曰：「此議甚妙，可以從之。」諸真曰：「傳道如此，固然可矣。又誰為傳道人耶？」諸真內有霞衣真人曰：「彼自有師耳，何容他議？」紫霞曰：「大道無人不可授，人既不擇矣，又何拘定乎師？」凌虛曰：「三緘係爾親炙弟子，應爾傳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傳道吾不敢辭，宜命三緘一二門徒陪守其軀乃可。」碧虛曰：「三緘門徒，妖部多於人部。令守軀殼，妖乎，人乎？」雲衣子曰：「以吾言之，如遣妖部也，則狐疑為是；如遣人部也，則紫光為是。」諸真曰：「雲衣所議甚當，俱可從焉。」紫霞曰：「傳道之議，一一俱妥。傳道之地，諸真又以何處為良？」靜虛曰：「萬星臺氣脈甚旺，是地傳道，不亦可乎？」剛議及此。忽一真人墜下祥雲，入洞言曰：「諸真在茲所議何事？」紫霞極目，靈宅子也，怒應之曰：「王母今日旨下瑤池，命吾會聚群仙，議傳三緘大道，以成真品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三緘閱歷未深，何得驟傳大道？待彼再造數十載，乃可議之。」紫霞曰：「三緘習道時辰，不可謂不久矣；所受磨折，不可謂不多矣。以道而論，胎嬰當結矣；以勢而論，懿旨難違矣。爾每於其中阻此闖道之行，究有何者不服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大道為公，原非私授。群仙俱聚在茲，何不一及於吾？吾今來此，亦為傳道計也。向者吾雖累阻三緘，正以磨煉其性情，消融其渣滓。今如議傳大道，吾願當此一任，以挽昔日阻滯之非。」紫霞曰：「三緘吾弟子也，吾自傳之，毋容爾慮。」靈宅子見議不允，心中恨甚，乃大聲曰：「不怕爾議得恰當，吾實有以亂之焉。」言畢，乘雲騰空竟去。